

因为热爱,所以天真

文/叶兆言

南京大学中文系诞生一百周年,按理应该与时俱进,不再提中文系,说文学院,可是习惯成为自然,叫惯中文系,一时还真改不了这个口。

百年华诞是个热闹日子,没理由不隆重庆祝一下。不过既然学中文出身,难免咬文嚼字,说老实话,我不太喜欢“百年”这词。为什么呢,因为古人说起百年,总会有另外一层意思。记得十多年前,南京大学筹备百年大庆,让我出主意,贡献一点意见,我就说为什么非要庆祝一百年,为什么不能更传统一些,做九不做十,庆祝九十九年。

我觉得今天的庆祝,更像给孩子过生日,新生儿到了一百天,大家要高高兴兴地庆祝一番。为什么呢,因为我们对这

孩子充满期待。同样的道理,庆祝中文系的一百年,也是为了继往开来,不仅仅为了她的辉煌过去,更关键的是,我们对中文系的未来有着太多期待。

我们热爱中文系,只要从这里走出去,永远都是中文系的孩子。毫无疑问,这个日子非常适合怀旧,我不由得想起当年的一件往事,那时候,因为参与一份非正式出版物,有关部门认真追究起来,一时间上纲上线,问题变得很严重。当时的支部书记朱家维老师奉命跟我谈话,我忘不了他的笑容,他的态度就是奉命,就是敷衍,就是不当回事,就是不得不走走过场。凡事必须要经过比较才能琢磨出味道,我们那一伙年轻人中,只有我是南大的,其他的人,有的在别的大学读书,有的在机

关,还有的是社会青年,他们感受到的压力都比我大,大得多。因此,如果说南大始终充满自由宽松的气氛,这个略有些夸张,也不现实,但是与其他地方相比,与别的学校对照,我们的中文系确实宽松。我记得叶子铭老师就说过,中文系最看不起喜欢整人和打小报告的人,这就是我们的系风,这就是中文系的好传统。

我们真的很热爱中文系,再说个朱家维老师的故事,毕业以后,有一次回中文系,朱老师竖着大拇指,非常得意地说,他说叶兆言你知道吧,现在除了北大中文系,没人敢跟我们比。朱老师还说,有的专业,就连北大也不行了。朱老师的意思无非是南大中文系最棒,今天,我不想就这个有点孩子气

的话题深入下去,很显然,朱老师的话太天真,会影响全国中文系的安定团结,但是我想,对于热爱南大中文系的同学来说,这样的天真有时候还是必要的。

因为热爱,所以天真,因为热爱,所以会有太多的良好感觉。俗话说子不嫌母丑,南大中文系走出去的同学,难免自恋,除了觉得母亲长得漂亮,还会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自家人亲热,说什么话都不过分,不管怎么样,我们注定了同心同德,注定了荣辱与共,生是南大人,死是南大鬼,我们的思念会永远和中文系在一起。祝愿她百尺竿头,还会变得更美好。■

走读栖霞

文/周伟

南京人说起栖霞山大多只用两个词:栖霞寺、枫叶。粗略的说法源于粗略的游览,它折射出当代生活的快节奏。其实栖霞不那么简单。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南朝是佛教鼎盛时期,栖霞寺始建于南齐永明七年(489年),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。进入山门的游客未必都信教,但宗教是艺术最大的载体,游客从审美角度看栖霞寺,也能获益匪浅。

栖霞寺占地面积40多亩。寺前有一大片开阔地,嵌着明镜湖和白莲池,象征佛教世界的广阔与洁净;寺后是蜿蜒起伏的山脉,既为寺庙竖起一道天然的围屏,又烘托出幽静典雅的宗教氛围。栖霞寺主要建筑有山门、弥勒殿、毗卢宝殿、法堂、念佛堂、藏经楼、鉴真纪念堂、舍利塔,依山势层层上升,以使僧侣、香客感受到境界的提升。

有人说: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不外乎宗教建筑(各种宗教)、政府机构建筑和金融机构建筑。政府负责社会运作,金融机构掌管经济生活,宗教引导人们的精神世界,都需要宏大的建筑以强调自己的权力。仅就宗教建筑而言,西方的大教堂与中国的寺庙虽然风格迥异,但高大、幽暗是它们的共同点,这样就能使人产生敬畏之心,也反衬出尘世的浅薄与渺小。

中国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就是借山势彰显宗教的高深与清雅。但请注意,一般寺院都是个封闭的院落,香客上行而入,下行而出,栖霞寺却与众不同,它具有一个前后贯通的格局,行人穿过寺院参拜舍利塔、千佛岩,拾级而上既可行于山川美景中,进而登顶,纵览江天一色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战国“百家争鸣”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,单纯为欣赏美景而进行登山活动自那时开始。栖霞寺特殊的布局展示了古人崇尚自然、亲近自然的理念与实践,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一个例证。

舍利塔是一件值得细看的文物,尤其上面的天王,在南京地区只有南唐二陵的墓门上的高浮雕可与其媲美,而舍利塔正是南唐重建的。接近透雕的高浮雕既利于刻画人物,又不易损毁,这种技法现在近乎绝迹。这与其他传统工艺所面临的问题一样,工具先进了,可就做不出古人做出的东西。古人做事心无旁骛,这一点就达到了今人无法企及的高度,其中的道理简单至极,人人明白,当今却又有几人能做到?

深秋赏枫是栖霞山的另一旅游热点,说来好笑,游人们热衷于留影的不是枫叶,而是鸡爪槭。真正的红枫春夏秋三季都红,而鸡爪槭只在深秋红上十几天;枫叶一般有5瓣掌状分裂,也有的品种为3裂(如加拿大国旗上的图案),最大裂片上有少数突出的齿;而鸡爪槭有5-9裂,通常7裂,裂片前端尖锐,有锯齿状边缘。近年来,常在不是深秋时节看到小区院子里的红叶,那才是红枫。

其实“四大赏枫胜地”生长的基本都不是枫:北京香山以黄栌为主,苏州天平山以枫香为主,长沙岳麓山与南京栖霞山一样,鸡爪槭与枫香混杂。如果问国内到底哪里可以赏到大片真正的枫叶,还真没人能回答上来。

但人们仍然把秋天泛红的树叶叫做“枫”。这是个有趣的现象,“枫”已成为在一岁将尽时变成红色的所有树叶的统称,至于眼前的那片红色到底来自哪种植物已不重要了。

鸡爪槭有胜过枫叶的地方,那就是颜色。枫叶颜色偏暗近紫,而鸡爪槭则亮丽得多。枫是个美丽的词,鸡爪槭有美丽的色彩,人们把美丽的词加在美丽的色彩上,延续这美丽的误会。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一个值得称道之处,就能使一个地方气象迥异。栖霞山岂止是一个值得称道之处,这是一块值得捧读的瑰宝,而我只是在一场秋雨中做了一次走读。■



变造元素7
摄/白湧

厕所的长相

文/龚春来

预备铃响了,离正式上课铃声还有五分钟,五分钟说短也不短,有人可以迅速从小卖部买来的面包狼吞虎咽完毕,喝几口水,跑进教室;有人可以在校园的某个角落,打开手机体育网,看一看激战正酣的NBA球队比分;还有人可以跑到隔壁班看一眼长得极像金秀贤的那个帅哥。这一切或许正悄悄发生在校园的各个楼层。可是这五分钟,教学楼A楼二层,初二(4)班的李雯、袁洁云、张琪三个女生手挽手溜进了男厕所。等到年级长黄学秦如厕完毕,系好裤腰带,推开格子门,正好看到三个女生狂奔而出的背影。

黄老师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拖着长辫子的——初二(4)班的袁洁云。不怕班主任谈心,就怕年级长召唤。事情不大到一定程度,到不了年级长这一级别的。午休时间,三个女生诚惶

诚恐地站在年级长面前。做了二十多年的班主任的我和年级长一样,从没有遇到男同学有意跑进女厕所,女同学有意跑进男厕所这样搞笑的事情。

事情是这样的,男厕所长什么样?李雯、袁洁云、张琪三个女生傻傻地讨论了好多天,可是再傻,她们都很清楚,这个问题绝对不能问男生,否则就不要在班上混了。可这不是讨论就可以达成共识的问题,它可比一道函数题怎么解抽象多了,总要看了才知道!这一天的大课间,厕所里只剩她们三个女生,这个老话题又被提起。很多事情的发生有它的偶然性,预备铃响了,当学生迅速消失在过道、走廊,潮水般地涌向教室时,三个女生却手拉手闪进了男厕所,可是,她们出来的速度比进去时快得多,简直就是末路狂奔。

厕所的设计,进门通道必

然是带拐弯的,否则站在厕所门口,里面就一览无余了。据她们“交代”,刚进拐角处就听到厕所里格子门发出响声,心都飞到嗓子眼了,男厕所长什么样,她们真没看清楚。

一场精心谋划的行动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她们选择了大课间的预备铃和上课铃之间,三个女生判断,那段时间男厕所应该没有人,看一眼也不会迟到影响上课。不巧,年级长黄学秦那天肚子不舒服,没去教师专用厕所,选择了离办公室最近的二楼男厕所。她们选择三人手挽手,而不是单兵行动,因为她们很清楚,万一有什么闪失起码可以减轻惩罚,法不责众。

说到惩罚,又出乎她们意料了,年级长语气肯定地告诉她们,男厕所和女厕所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看着她们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,他又说:“没事

了,回教室吧,下次别干傻事了。”但这回轮到我将信将疑了,女厕所真和男厕所一个样?厕所长什么样,这不是个问题,但有时还真是个问题。于是我问黄老师:“你真看过女厕所?”“你才看过呢!”他回我。“这几个学生怎么办?”我有些担心。“学生好奇而已,还能怎么办?就这样吧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。

六年过去了,学校五十五周年校庆的那一天,李雯、袁洁云、张琪等已读大二的学生回到了学校,长辫子的袁洁云改成了披肩发了,她们又聊起这件事,跟我调侃:“我们还是想知道男厕所长相。”“男女厕所的长相,不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嘛,一样又不一样!”我沉吟了好一会。■